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五十四

梁　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翰曰葢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芉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幷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内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界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銑曰黃謂黃帝也唐謂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無道幷吞天下列置郡縣西漢因秦之弊行而不改也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向曰詳議也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濟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焉庶事乃濟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良曰五長即五等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

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磐石之宗也　銑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動也　翰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也　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磐石之業也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翰曰綏安御理也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　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説以使民民五臣本作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　善曰周易兑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

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强之也　向曰厚樂之事豈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　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　向曰子孫相承不絶曰世及祚福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良曰九服天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

信於是乎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强暴也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五臣本作民無所寄霸王之志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　向曰言以理各定人無爭也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于國則天下皆定也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譬猶衆目營

方則天網自昶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徧故網通矣四體辭難而心膂力與獲乂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乂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蓋善本無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悞也夫盛衰隆弊五臣本作敝理

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銑曰上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其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于諒其弊猶貪杜預曰諒薄也　良曰愿謹也諒明也事明闇常不故世及之制弊五臣本作敝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于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中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于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于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漏失也

侵弱之釁遘自三季

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泰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翰曰遘起也三季謂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彊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

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　翰曰陵夷謂頹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頹毀終于此時也

昔者成湯親照夏

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善曰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覩見法之又明之也　良曰成湯周公覩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故五等之禮五臣本作體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步畞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　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感于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

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　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于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作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于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

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于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及承微五臣本無微字積弊五臣本作積其敝王室遂卑善曰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敘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良曰祚福也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翰

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繼其所庇廕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　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封立所致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于土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善曰左氏傳鄭石㚟謂子囊曰令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曰競彊也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于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曰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公自美已彊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覬覦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取天下也　銑曰同善注收用也圖謀也頻猶殄也此二君並威欲偪周而取天下

豈劉項之能闚闞勝廣之敢號澤哉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強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于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 五臣本弊作敝有而字

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滅之禍在于昔日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

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既興舉秦之敝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也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鼂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　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強盛長亂起姦此所以危國也鼂錯又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　良注同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強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強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七子衝其漏網

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詛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鼂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　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

未足黜徙庳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黜當為黜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　濟曰黜徙黜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者境土廣大過于正典所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翰曰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逮至立之而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循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于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

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五臣本作侯　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　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于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多也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姿意衡古橫字也　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救故也在周之衰

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杜預曰石速士也子頽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

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閒干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頹叔帶子朝　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蔿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悖逆借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傅玄王都賦曰巍巍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鼙鼓也閫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于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

毛詩曰覃及鬼方萇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
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良曰言
周雖衰弱禍難至于近國患害不能延及于君也畿甸
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
扶持尚未至亡也
謂惠襄之時也**是以宣王**五臣本作厲宣**興於共和襄惠振**
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人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
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
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
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
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翰曰振起也**豈若二漢階闥蹔**
擾而四海已沸善曰階闥蹔擾謂王莽也　向曰言周
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

二漢宮城之内楚亂而四海已沸也階閫宮城内也擾亂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遂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

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子曰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大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于時卑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廹于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寡逆之人而終死于讎敵手也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于夏桀也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

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銑曰鳩聚也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名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　翰曰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鬬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于戰而先定其亂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五臣本作殺之禍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善曰漢書曰芬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芬

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令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昏主暴君有時比迹五臣本作跡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令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用也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于時也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翰同善注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向曰君謂諸侯言雖淫昏遮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遮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苟或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悖亂也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五臣本作祇皆如羣后也銑曰祇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

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當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

五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為己思理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于百姓之財也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掐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者也

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良曰

銑利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善曰安民礐遲不若使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濟曰憚懼也言衆皆為之故不懼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　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　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曰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曰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善曰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患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深焉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于辯亡各覩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令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

吾道一以貫之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并序

并序善曰劉璠梁典曰孝標辨命論盖以自喻云

劉孝標善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

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

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于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也　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主卜筮祭祀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五臣本無則字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子文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辨

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夭折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别也　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閼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

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余甚惑焉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夭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闢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至於鶡五臣本作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爲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善曰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户甕牖論衡曰夫命懸于天吉凶在乎時吴都賦曰高門爲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爲貴人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馬父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于天必有其運爲貴高門謂富貴也譊譊女交讙五臣本作喧咋阻格異端斯起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諠

衣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銑曰譊譊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

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濟良注同嘗試言之曰善曰

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翰曰事在冥昧理不可定故

云試言之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善曰老子

曰大道氾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老子曰天

法道道法自然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

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善曰莊子曰孔子觀于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于水而安于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于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善曰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　翰曰亭毒均養也虔劉

殺也皆自然也

任墜之淵泉五臣本作深淵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悦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悦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于水鳥飛于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翰曰皆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怒悦也

有蕩乎大乎萬寳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以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

之化生其理堅厚作其化不改易之也一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
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
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
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于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鬼神莫能預
聖哲不能謀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
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强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
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

抗捍魯陽公與韓搆戰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
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
却也

行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
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
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于寸陰
之間長者人不可令急刻于箭漏之內也皆盡于自然
箭謂水中置竹箭水
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
經曰先
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曰放
勛欽明又帝曰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
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

鑠石銚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文公叀徵二其尾宣尼絕其糧善曰傅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叀其尾毛萇曰叀路也叀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茉浮苢音以善曰薛君曰茉苢澤瀉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茉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茉苢薄言采之茉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夷叔斃淑媛

之言予與困臧倉之訴善曰崔琦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巳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

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若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于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甝死也淑媛婦人也訴毀也聖賢且猶若此而況

庸庸者乎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

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傅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君山鴻漸鎩殺羽儀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

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聘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鎩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　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翰仕子也鎩殘也言其為帝所放死如殘折羽翼于高雲之中　而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俶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陷壞失志以壽終于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起翰實德也摧迅翮謂帝不用也　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天命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桓瓛弟璡律並一時秀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

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宫每上事輙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于歴山秀士從之瓛音瓛則闕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境良曰近世謂齊朝

善誘服膺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覧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向曰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向曰兩賢獻璉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侯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

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顧微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壄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分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翰曰其骨肉脂膏塗于平原填于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于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于典籍也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黄帝師見于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　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皁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倚頓

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善曰孔叢子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于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而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推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濟曰倚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于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貴美醜之事皆得于自然豈假道于才智

之理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其斯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五臣本作體命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五臣本有而後笑或始吉五臣本有而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五臣本作微密寂寥忽慌忽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鶩銳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

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出于無窮動于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于物不憑于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爲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五臣本作戡亂在神功闇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于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違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于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

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也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半夜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己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己也

故言而非命

五臣有者

有六蔽焉

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槩

古代切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也

夫靡顏膩理哆昌也嗚許為顣子六頞烏割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嗚籧篨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嗚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　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嗚張口不正也顣頞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注壽之物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

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　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

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徐戚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鬬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向同善注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

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翰曰目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録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壁見于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壁于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銑同善注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霧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漢高祖

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爲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于芒碭山常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 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于前期渙汗流布貌若謂驅貔頻夷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敝二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

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窅冥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宫也帝道帝位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善曰吕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㷀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侁氏女歷陽為湖人化為魚鼈餘同善注楚師屠漢卒雎河鯁其流泰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壁

五臣本作如

惟息

東脽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虜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于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于長平也　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鮌塡也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作亢之哉其敝三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壁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兎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于知幾者也向曰礫石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

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尹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允樂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瑕也銑曰纇瑕也璜美玉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五臣本作崔駰死駰音因五臣本作長卿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曰懸黎結綠

美玉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説而不
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
爲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
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横術家貧假貸無所得
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
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
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封諸儒太
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于鄉里逐于州
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
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
露之疾説文曰詬恥也　良曰牧
養也淄原地名　銑曰詬病也
電照風行聲馳海外

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斷者曾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徹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候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

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爲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銑曰言善惡各從而見也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宜忠諫之是誅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晚晤西都賓曰接翼側足　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梟惡鳥鸞神鳥也鳳凰之類　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善曰

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耕于巖石之下　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于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

橫去**謂癈興在我無繫於天其敝五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癈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

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良曰信心懷惡

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烝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曽何足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澤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窫窳斷修蛇于洞庭禽封豕于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翰同善注言今戎狄比于昔日其狼戾惡逆曽何可喻白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閻電發善曰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

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于桑墟然齊梁之間道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辯亡論曰電發荊南　銑曰不競猶微弱也板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

遂覆瀍洛傾五都 善曰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 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

與三皇競其氓 善本作萌 黎五帝角其區宇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氓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乂寧

種落繁熾充牣

刀五臣本作仞神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亢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良曰牣滿也神州中國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敝六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于此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曰九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

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　銑曰賦布也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曰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説不待學問而合于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生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于所習而成也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黄可以

黑高誘曰閑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遂物遷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敎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作弒逆之禍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良同善注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

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言惡者乃感善者乃死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本無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于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于股肱不可也曰可移于民公曰國無民何以為君可移于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　濟注同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于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于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也若使五臣無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

敗銑同善注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強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若使善本作如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良同善注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

無有崖也翰曰婉柔也濟曰河漢之水深廣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

窮性靈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嬾惰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嬾窮至也積善餘慶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翺云積善餘慶謗民于善路耳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善本有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

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真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

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濟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壁斯罄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于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善同翰注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延年殘獷古猛未甚東陵之酷善曰說文曰獷不可

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也 向曰猶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 為善一為惡均而禍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地

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强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夫食稻粱進芻楚孤豢忠衣狐貉鶴襲冰紈 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

豢銑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向曰粱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覿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善本作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堈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善曰莊子曰知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在于命也

乃逝而不名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向曰夏大屋也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受書于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弹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不充詘五臣本作屈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獲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于貧賤不遑遑于

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文選卷五十四

文選卷五十五

梁 昭明太子蕭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善曰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說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向曰奚何也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螽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濟曰草螽鳴阜螽起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故

絪因緼於云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于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颮電激　良曰絪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無以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也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謂無知己也此明良

朋之道感共之休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五臣本作協膠漆志婉孌力轉於塤篪秩移反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蓋蘭茝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　銑曰琴瑟塤篪皆樂器其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孌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塤篪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諜而刻鐘鼎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皆簡

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若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于鍾鼎傳于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說文曰牒記也 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于金版盤盂玉牒鍾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牒古人有善事則銘鏤于其上以記之也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熳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名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濟曰喻交無相

知則絶也雅正引曲也餘同善注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㕘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誠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良曰陶陶和樂貌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善曰駱驛縱橫不絶也煙霏雨散衆

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横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　翰曰駱驛縱横不絶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于歷數及心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

而朱益州汩骨䰏敘粤謨訓捶支靡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

善曰言明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絶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絶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鸇豹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媲妃也尚書曰惟人

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
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銑曰汩亂
彝常也粵當爲越捶杖也黔首民也鷹鸇鷙鳥豺虎攫
獸喻貪而無覩愧此也猜疑也言公叔若絶交論是亂
常敘越謨訓蒙容自謂也容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主人听魚謹然而笑曰客所
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將預澤不覩鴻鴈雲
飛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醨則昌言交絶今以絶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
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
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
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于楚
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
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
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

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託也難蜀父老曰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菜蒲也已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葅沮與葅同子豫切吴都賦曰雲飛水宿　向曰所笑貌猶絃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絶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烏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于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曰尺蠖人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

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　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驥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

日月聯璧贊亹亹亡鬼切之弘致雲飛電五臣本作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善曰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令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于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来儀莊子曰黄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亹亹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肯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于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絶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五臣本作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

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組綬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慼同也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于心府之下遺跡相忘于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于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于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

逮叔世民訛狙七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向曰逮及也叔世

謂末年也詭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飈起暴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知素交如水之淡也然則五臣本無則字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向言其略有五術焉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

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
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
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
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
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
寵臣威權振于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于此者

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

吐漱興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

燻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
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
曰鑪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
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
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
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

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燻灼四方震耀都鄙　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燻灼威也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

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

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騖望影聽響而赴于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于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

之横木也皆顧摩頂至踵隳許惟切五臣作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五臣本作宗族字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顒詩曰焦腑枯肝抽腸烈鵩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太王道哉　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至于殺身覆族也而富埒五臣本作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汗而鳴鐘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漢書貨

殖傳曰蜀卓氏之臨卭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銅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卭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裒貲至巨萬人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芘胜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漢書食貨志曰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應劭漢書則注曰里門曰閈　良曰埒等擅專也餘俱同善注

有窮巷之賔繩樞之士五臣本作子字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

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于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周易曰貫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潘岳哀辭曰望歸暫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說文曰笄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侍酒于前時賜餘瀝　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冀幸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于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笄爵也謂富家之門如

皃之踊躍飈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厲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衘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彦先贈婦詩曰衘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銑曰言貧者衘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謂貨也陸大夫宴五臣本作賄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閒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

睢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文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宴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游于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搢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登仙矣蘇顧也

加以頷錦頤羌蹙六頞將涕過唾流沫

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善曰解嘲曰蔡澤頷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黃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

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濟曰蔡澤頷頤蹙頞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頷醜貌頤頷蹙促也頞鼻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五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雄盛辯辭之謂也敘溫郁臣本作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善曰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良曰溫燠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

氣至而生泰今名泰谷也言高下榮辱在于辯者廻顧言語也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哥賴其餘論附駔子朗驥之旋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日弱冠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于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擇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旋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鴈于碣石也　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

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驅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博過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旋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五臣作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五臣本作哀鳴　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呴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呴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已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貽谷風之盛典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于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

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致也

斯則斷金由於湫子小隘刎頸起于苫蓋胡臘反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 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苫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浦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

也善曰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傳溉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于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于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于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太宰吳敗越于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遯秦撫翼俱起　翰曰伍

負子胥也濯溉洗濯也牢韜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廹則交謂牢韜厄楚奔吴陳張因秦立趙也馳騖之俗五臣本作倫澆薄之倫五臣本作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初委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騖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纊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曾參史史魚也

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氷折皦然雅世也銑曰馳騖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纊緜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緜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蕙雪白喻芬潔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于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于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綫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人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

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

救罕有落其一毛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誅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救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土梗猶所謂土人木人也救豆也若衡重錙銖纊微彯飄撇匹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侯瑾箏賦曰微風彯撆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晴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

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于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雎盱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東京賦曰巨猾間舋蹻其略切　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續飛貌揄微有氣勢之人范隱匿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蹻為盜跋扈于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跖為亂于東陵東陵地名

皆為匍匐逶迆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亦導其誠

善曰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移天子傅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

曰金膏其精汋也汋音綽字漢書曰縣王閩侯亦遣江
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
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
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翰曰匍匐伏行
透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
舐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
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
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便辟曲諂貌導引也
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于勢人也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余
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芧荅賓戲曰銳思毫芒
之內　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
簞笥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

于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闤闠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迅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塞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此則徇善本作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爲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

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于末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五臣本無乎字　善曰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識客見事晚也

然

善本無然字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向曰攜離訟諍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善曰左氏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濟曰陷沒也饕餮貪財食也言趨利沒名聲于貪鄙爲貞介之士所羞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古雅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亦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

生喪親冢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繇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槄也楚荆也夏與榎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奇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 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而撻之令寄繇以祠焉槓楚杖也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丹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

善曰漢書上以書勑責楊僕曰懷銀黃垂王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翰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綰貫也 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

五臣本作特

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鄭玄儀禮注曰方並也曹王子建仲

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跱裴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辨士論曰或將連衡范睢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銑曰遒美也麗藻紛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横連衡也謂與許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

見一善則盱吁衡扼腕烏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無粉朱紫由其月旦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書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盱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

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輙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輙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向曰盱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側眉軿蒲眠擊轊為歲坐客恒滿踏其闠闠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

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衣絡賓客所歸輜軿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轊車軸

端范睢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閫閾皆門限也閾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范睢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濟曰輜軿華車也輜車軸頭也閫域門限也閾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登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與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于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于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

已令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翦拂音義同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　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作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　翰曰締結也綢繆覩容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

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于樹中

矣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粵謂新安肪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赴千萬里常于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

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　銑曰瞑目死也粤當為越謂任昉死于新安葬于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綿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奠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之謂也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障癘之地

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人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饑困寄命漏刻蔣子萬幾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

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向曰䖍小䖍猶狐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
障山癘惡氣也言
流離遠惡之處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
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
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
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貴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
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
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
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
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
子病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
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
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

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于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于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流離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郈氏分宅之德

嗚呼世路嶮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曰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

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嶄絕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辭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騖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于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雰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

演連珠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　善曰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于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

氣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于天星廻于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删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廻迫于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違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之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

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

劉曰三才理適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居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　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宫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劉曰大錙銖之衡縣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于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録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稱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亡所秤之物重于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于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劉曰由衡危鏡亡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埀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授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禄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五臣本作倉

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葢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于地下降之于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人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善曰言未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于是遣諫議大夫王襃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于龍堆之表　濟曰此章明昏主弃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遣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于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于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襃迎金馬碧雞神于蜀是也

臣聞祿放五臣本作施字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五臣本作敝之政五侯並

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劉曰寵謂五侯覩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時王根軌跡也陵謂頹毀也言權威于寵臣祿厚于私覩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輝覰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覰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臣聞頻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藉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傅說築于傅巖而精通

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　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　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于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于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頴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爲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熊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于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

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
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
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廹乎然
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
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于渭乎　銑曰此章明大
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
網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聘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
由洗耳于渭水傳傳說也隱于傅氏之巖見夢于高宗
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
亦猶巢父不顧束帛之聘
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娱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鑑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作景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

陰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于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于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　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緻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于物崇廣虛不能移于心雖美士荒婬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過知者所以自古為難必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布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

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 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于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猶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鴟鴞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鵲巢于高榆之顛巢折淩風而

起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鵂鶹謂之老兔鶹音休蚤音爪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飈急風也瞿夜之目諸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貧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于物者不思迴日為明瑜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于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從殯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

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名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翰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于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謟死當殯我于側室足矣是黜尸于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

息薦伯里奚于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于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于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五臣本作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于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讒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為讒言所汙

之也夫雲翳于日則不能照垢汙于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本作主字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善曰香以熾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效節于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五臣作楊門之哭

劉曰晏嬰立威于樽俎子罕㑹哭于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于斯者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起而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幷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于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于樽俎哭介夫于陽門雖三

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于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善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閭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于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于歌士有言適于事德合于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 善曰乘猶

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戴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徼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發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貳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湯字之晷揮翮生風而繼

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五臣作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芝蕙香草墜落肅嚴普徧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作慣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五臣作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于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五臣本作斯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于月而不加于水之涼陽燧取火于日不加于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滫瀡粢盛黍稷烜音毀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于月陽燧取火于日其來雖高涼煇之性不加于尋常水火

臣聞絶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

以之睡此其義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于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于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向曰此章明事至于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同善注言楚人共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辭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蕪張近而鮮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豈洽之政尚書盛曰至誠感神　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慝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擬心測意世加甚焉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咸差也夫人藏形于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于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賾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移移楚殺費鄢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勿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戮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五臣本作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侯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茍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揚雄荅客難曰工聲調于比耳張衡舞賦

曰旣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銑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由婉順變好佚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爲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五臣本無生字）（五臣）民有倫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德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弊不可以力移也勗勉叡明也童昏癡也）

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壯之時非克已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五臣本作昭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有節人主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敝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劉曰耳之與目同在于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偶其適七竅理其用也　善曰莊子曰齊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隅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慼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隅

臣聞適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五臣本作陵霄

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　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翰曰此章明適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進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顧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甿復三者自促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　善曰身蔭既足故
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
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
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
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
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其民
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
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
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
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容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
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
得其足矣釣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釣天釣天為設
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
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
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

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
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莫同瞍蘇苟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珷玞類玉張揖漢書注曰珷玞石之次玉者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擢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

瞍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珷玞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爲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珷玞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助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長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

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條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條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立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輿懷豁道難得而校也　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

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鵩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腸而不通分為萬殊　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扶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柷敔五臣本作圉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布發而節繁者繁一柷之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　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柷圉止樂之物鼙小鼓也夫柷圉鼙鼓音雖布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

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五臣本作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以求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逆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劉曰此欲

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没汝寛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其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狙桀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狙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

也言及過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
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滐激也翰曰此章
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
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震風洞發則夏屋
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
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棠秀莊子云風謂
蚩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良
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
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
凝止也自定之貌也翰曰凝止也
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劉曰
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
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
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銑曰
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止也是以淫風

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敗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値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亡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　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向曰蹠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于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

思輕是以楚君施恩激三軍之浇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于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于是楚俗無相弃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澤中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弃也墜屨忘簪並同善注言人違時所用或有可弃貧賤之交在于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浇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作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

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劉曰

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猶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善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

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徵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

見禾黍而悲感者也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與情佟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烟能生火性能生欲火順則烟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隕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遷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洿隆用行其政取其濟物而已猶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貢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容之言閑也說文曰珠通也　銑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己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貢朗明珠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于雲則為繳沈于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閑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五臣本作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閑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痛以利輕于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身輕于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

歸義重于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也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于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泠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閑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紛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

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于妙指 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賾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于萬象琴張五絃摠于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良曰此章明弃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于影不得容媚察火于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于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于變者前

一段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疏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于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于百步之外下于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疎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容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櫓善本作鹵字不能降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氷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

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闗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于海也櫓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廻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不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

能淫也　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　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

淫侵也

文選卷五十五